

他還記得烏坵沒有所謂最好的或最不好的飯食。民國六十六年到島上時沒有副食品，後來阿兵哥自己種青江菜。那時主食就是牛肉罐、豬肉罐和碗豆罐，再加上那些青菜，還有運補艦帶來的一些肉類。他說，所謂吃得好，就是加菜的時候，氣氛好壞而已，能吃得飽就好了，不會去計較菜色。餐廳禮節都有，吃飯之前要點名，點名完就進餐廳，人員到齊進餐廳，然後發口令「立正、敬禮」，跟連長敬完禮，就喊開動。餐廳就在伙房旁邊。

伙房前面是塊空地，空地下方就是碉堡，旁邊有水溝。水溝其實不是水溝，就是一個窪地，下雨時會有一點潮濕，可以種一些矮灌木。單槓場在水溝旁。

早年陸戰隊守防期間的十字坑道，除了鍾義榮連長回憶的這條之外，還有一條「東十字坑道」，那是反共救國軍挖到一半的坑道，陸戰隊無以為繼，直到蔣少良擔任指揮官才完成這條「東十字坑道」。

來！我們現在來到「蔣少良時代」的烏坵！

大刀闊斧，打造烏坵——蔣少良與他的弟兄們

烏坵早年上至指揮官，下至小士兵都很辛苦；陸戰隊的所思所想，當然以自己的軍

事需求為出發點，行有餘力才有辦法兼顧鄉公所的民生需求，這也是戰地政務不可放棄的道義責任。因此，鄉公所的一般建設經費仰賴政府單位補助，工程人力則是靠防區駐軍。陸戰隊沒能力提供地方建設的經費之外，島上的建設也以頭痛醫頭、腳痛醫腳的方單點運作；甚至後來鄉公所的地方基層建設經費，也會考量軍方需求，建好之後借給軍方使用。如停機坪旁邊的鄉民活動中心「鎮海館」，原本是鄉公所登記的財產。

蔣少良重返烏坵擔任第十二任指揮官，開始面對烏坵島的問題與特色，真正為建設烏坵大破大立。這許多年來，我陸續接到許多退役官兵有關他的留言。

小馬於一〇二年十月十六日留言

「妳好：我昨天晚上十月十五日看公共電視節目，看到蔣少良將軍出現在螢幕前，上網查他老人家就查到妳這了。想當年我在烏坵前後待兩年（民國七十六至七十七、七十八至七十九），我還是在烏坵退伍的，如果有機會我還會想回去我第二個故鄉看看。提起蔣少良將軍，他對烏坵的貢獻真的太多了，從古至今可能沒有一個指揮官做得比他多，就我所知的建設說給妳聽：東守備攔水壩、全島環島道路、森林公園、公墓翻修、有功官兵休假服務中心、停機坪、九〇砲堡等等，這些是我當時在西守備區

所知道的事蹟。」

蔣少良，民國廿五年十一月生於雲南騰衝。在父親創辦的中正中學畢業後，他和兄長投效雲南反共救國軍，任職救國軍一八師，在滇緬和泰北參與無數戰役，因表現卓越，為段希文將軍拔擢，任職軍部警衛營中校指導員。民國五十年三月隨軍來臺，先後於陸戰學校正規班、三軍大學、海軍學院陸戰班深造。歷年考績多為優等和特優。營長任內，戍守烏坵，功勞卓著，獲頒海績獎章，晉任中校團長。團長任內，參加長安演習師對抗，出奇致勝，贏得「蔣巴頓」美譽。

民國七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，蔣少良奉令到烏坵擔任指揮官；然而他早在民國六十二年，即來到烏坵，擔任上校缺的副指揮官兼烏坵守備營中校營長。

烏坵守備營營長任內，蔣少良受限時間與職務，無法為島嶼建設有所擘劃；但當他十三年後重返烏坵時，以指揮官的膽識與責任，與幹部們大展身手大刀闊斧建設烏坵，舉凡興建停機坪、修築「北迴公路」，並美化「永樂公墓」等等，烏坵因而煥然一新。

以整理公墓為例，蔣少良認為，緬懷在烏坵陣亡的士兵至為重要，之前永樂公墓遷建時，因經費和戰備人力調度等問題，過程稍嫌疏漏。他特別指示工程官鄭志輝重整公墓，並在公墓前樹立花圃，再種植百合花和菊花，尊榮陣亡將士。公墓完成整建後，日



參謀總長郝柏村（中）蒞島並至永樂公墓悼念陣亡將士。（高丹華提供）



森林遊樂區的烏坵戰士。按數字依序為陳怡慶、駱和強、王達成、蕭夢熊、趙鴻儒、古正良、何士官。（駱和強提供）

後遇有重大慶典公祭時，蔣少良都會親率官兵代表和民眾繞行公墓一圈，每人手持一炷香，在各個陣亡將士墓前，把香插上，表達對陣亡將士的尊重，不同於過去官員形式上的行禮如儀。

蔣少良還打造森林遊樂區。島上土質多為礫石，無法耕種，他化腐朽為神奇，將這些形狀各異，大小不一的石頭，以不同姿態展現，或躺或臥，成為特別的景致。他並

在石頭上題字寫詩，讓人看到這位武將背後的儒雅文風。他將原本軍人認為烏坵是「苦難象徵」的黑石頭轉化為生命力，這座石林也成了烏坵的必訪景點，為烏坵留下文史註腳。

董育文在一〇七年八月的臉書留言

「我民國七十六年九月上島駐防時，蔣少良十二月來接指揮官。在一次週會上，他說烏坵要自立自強，要蓋水庫？要蓋森林？要蓋公園？要蓋？至於是否說要蓋公墓？老僧我就記不得啦？當時台下，一片『不可能』的笑聲！但事後，水庫蓋好啦！公園蓋好啦！森林也長大啦，公墓也修好啦！這就是真正愛烏坵啦！」

少小離鄉念書的我並不認識蔣少良指揮官，對民國六十三至八十七年的烏坵事務我是一片空白，記憶停留在小學時代。小學離家後，父親會和我商量家中大事，但從不對我說家鄉事。因此後來高家的土地被侵佔，媽媽出生的老石頭屋被軍方強制蓋國宅，我直到爸爸離世的前幾年，才了解爸媽要不回這些被軍事勤務奪走家產的委屈與不平。連祖先的地被軍方強佔不還都不還都不知道的我，怎可能知道歷任指揮官對烏坵的作為？

這張照片的年代，應該是我人生第一次進入分水嶺的年代。在臺灣進入就業與婚姻

的烏坵人，很難隨心所欲的回家鄉，時間因素交通因素，想回家的人多，能回家的人少，這個時期的我，對家鄉事幾乎一無所悉。

後來軍民因開店糾紛，民間店家一律遷到原「九九一營站」作生意，這些事，父親也隻字不提。直到我在歷次撰書過程中，從鄉民與老兵的訪談中，我才漸次明白箇中緣由。

軍民糾紛是發生在照片中的「蔣少良時代」之後。不過，我還是不認識蔣指揮官。民國八十七年核廢料事件入侵烏坵，我決定「文攻」對抗之，跳出來投書抗議，策劃活動救家鄉；我書寫部落格，盡力將烏坵實況呈現在國人面前。收集資料過程中，始知蔣少良對烏坵的貢獻。

漸漸地，也有退伍軍人留言告訴我烏坵軍旅時的回憶。有人告訴我「蔣少良」是對烏坵最有貢獻的指揮官，有更多人說，他們以在蔣少良的麾下為榮。

《發現烏坵嶼》一書問世，開始有烏坵老兵跟我連絡，從他們的字裡行間我可以體



蔣少良指揮官（中間戴墨鏡者）由幹部陪同至小坵巡視。
（高丹華提供）



望之儼然，即之也溫，是我對蔣少良將軍的第一印象。（高丹華攝）

會他們在烏坵的艱辛。當他們異口同聲：「我們的指揮官是蔣少良！」我感受到他們榮耀的神采，激發了我對蔣少良的景仰。

認識蔣少良是我的烏坵功課

小坵文書士蔡振亨住臺南，外號「饅頭」的他聯絡上我。他在臺南遠百買了我的書《發現烏坵嶼》，相當興奮。他是小坵第一批的阿兵哥，他們的排長就是寫烏坵國小校歌的簡東明。饅頭要我協助帶他們回烏坵，他說，他們營長後來回烏坵當指揮官。

饅頭的營長就是蔣少良。在饅頭居中聯繫下，我在民國九十三年左右見到了蔣少良。但直到了去年（一一〇年），蔣少良才告訴我他多年前曾在誠品書店看到《發現烏坵嶼》，得知有人為烏坵發聲，倍感安慰。他還看到聯合報記者李彥甫九十一年四月廿二日撰寫的報導「高丹華小護士抗拒大核廢」，他親筆在前報上寫下「巾幗英雄」四個字，去年把這則剪報

送給了我，並鼓勵我持續書寫家鄉。

蔣少良為烏坵留下可長可久的建設，對烏坵的貢獻是前所未有的，目前也是後繼無人。他認為烏坵民眾有國宅可住，這是陸戰隊對烏坵鄉民最具體的建設，第七任指揮官彭華泰功不可沒；其他如碼頭等居功厥偉的建設，蔣少良表示都應歸功於之前的反共救國軍。

蔣少良手上完成的大工程有十字坑道、攔水壩、直升機停機坪、北迴公路，許多根本沒有預算，他總是想辦法籌款興建。十字坑道的預算由陸戰隊司令部掌控，工程是烏坵弟兄執行。他說：「管錢的是他們，苦的是阿兵哥。」

司令部管錢，駐防的部隊指揮部施工。蔣少良說，在興建北迴環島公路時沒有預算，原本整條路都要鋪水泥，沒有辦法只能建成兩軌，就是車輪二軌走的地方鋪，其他中間都沒有鋪水泥。弟兄並利用工程留下來的木料等，以克難方式做成景觀。中正公園也是蔣少良構想，森林公園、公墓整修也都沒有預算，都是運用當初修建的碼頭剩料「創造烏坵歷史」。

蔣少良認為，烏坵不是砂石，矢志要把烏坵建設為「一顆鑽石」。

黑色的石頭，讓人看了很沉重。尤其看著阿兵哥經常望著大海失神，蔣少良決定把

特定區域的石頭塗上顏色。有處三叉路口用鵝卵石去砌，再漆上不同的顏色，要把青天白日浪潮吹向大陸，這都是他親自設計。他並在另一處壘壘大石處題上文字，於是那裡成了「石林」。往後阿兵哥一眼望出去時，烏坵不再是黑壓壓一片的石頭，而是五彩繽紛、文意交織，讓阿兵哥可以有美麗的心情。

除此之外，蔣少良更創造「一月一景」奇蹟。也就是，去臺灣休假的官兵，回烏坵就會看到烏坵變了，又有一個新的風景了。他這個「一月一景」維持了兩年多，到現在沒人打破紀錄。他時常告訴阿兵哥和幹部，「你們跟我蔣少良，別無他法，大家就是實幹、硬幹、苦幹，別的沒有辦法」，而且「不要跟我講關係，我沒有關係可講」。

談到永樂公墓，蔣少良說，上任後看到墓碑亂七八糟，沒有整體景觀，許多阿兵哥每次行經這裡，就加快腳步，深怕「有鬼」。他告訴官兵：「那個是神，不是鬼；沒有他們的開創、陣亡，就沒有烏坵的今天。」他甚至以身作則，每天上午到公墓前行禮，坐下來休息一下，起來再行個禮才離開。阿兵哥有樣學樣，早上跑步時經過公墓，向左向右看看之後，也來敬個禮。他還對阿兵哥說：「那個地方是我們的鄰居，要去給他上支香。」

蔣少良總認為，內發於心，外發於形，凡是在烏坵服務過的人都有功勞，「我們只

是個代表而已」。

蔣少良擔任烏坵指揮官二年半，加上營長一年多，打破陸戰隊前幾任指揮官駐島時間的記錄。對官校畢業的人來說，烏坵是個升官跳板，取得資歷，立即高陞他調；對滇緬行伍出身的蔣少良來說，他先是臨危授命被緊急派往烏坵救援，後是被「流放」，回不了臺灣。在當時，是蹲點烏坵最久的少將指揮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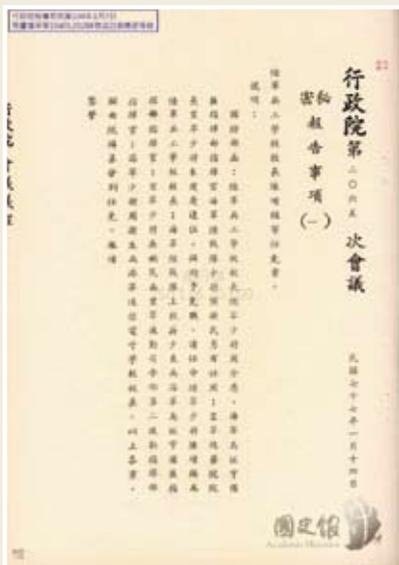
重返烏坵，緣起於民國七十六年烏坵守備營西守備除有持槍殺人之暴行，後來還有四二砲連附近手榴彈引爆隱憂，烏坵頻出紕漏擺不平，陸戰隊派不出能去「平亂」的人，於是希望找打過仗的首任營長蔣少良，回到烏坵擔任指揮官。

是時，蔣少良官拜上校，任職於陸軍一〇一師副師長已九個月，按規定要一年才能調新職，陸總原不同意蔣少良到烏坵當指揮官。陸戰隊司令黃端先致電陸軍總司令蔣仲苓，要求陸總放人，陸總後來才同意調動蔣少良未滿一年的職務。七十六年十二月底，海軍烏坵守備區第十二任指揮官蔣少良上校登島履新。

蔣少良民國九十六年九月年接受訪問時告訴我，他是在七十六年十二月一日奉命到烏坵擔任指揮官，但因為風浪太大，海軍艦船不能夠去，延宕了幾天後，到二十日才抵達烏坵，正式報到，但是生效時間是十六日。



民國79年6月28日行政院2188次會議，蔣少良少將任恆春三軍聯合訓練基地指揮官。（國史館檔案，高丹華提供）



民國77年1月14日行政院2065次會議，蔣少良上校任烏坵指揮官。（國史館檔案，高丹華提供）

出任指揮官期間，蔣少良從電視廣播得知經國先生逝世，立刻宣布島上十條新規。烏坵資源缺乏，沒有以表哀思的黑布，他交辦屬下把中正堂的大紅布幔拆下因應，紅布幔的背面是黑色，他們把後面的黑布交給民家縫成小黑布條，供給全島官兵及老百姓同島致哀。沒多久，上級打電話來問他總統逝世後因應措施，他從第一條到第十條唸給對方聽。約兩小時後，陸戰隊司令部頒下了一道命令，該命令與烏坵十條如出一轍。

經歷沙場的蔣少良，膽識反應皆高人一等，尤其面對緊急狀況的物質短缺應變，常常比屬下更早想到方法。前述以電影院布幔製作帶孝黑紗是一例，而他更早在島上擔任營長時期，也展現了臨危不亂的能力。

臉友李世輝說：「我是陸戰隊首赴烏坵的成員，蔣少良營長奉命接防，我們是戰戰兢兢，不敢絲毫鬆懈，尤其在物資缺乏之下完成任務。當年的陸軍軍紀敗壞，實在守不住，陸戰隊才接防，在此之前，陸戰隊沒守外島。民國六十三年霧季期間，我正巧駐防橋頭堡，阿共卅五人編制大帆船於清晨五點，在橋頭堡往新娘房左側的舊碼頭攔淺，我們全哨攜槍開保險，進入戰鬥位置。蔣少良營長蒐集我們白色毛巾，等到天亮霧散，將船員蒙眼帶上岸偵訊，遣返時，還送他們好幾箱泡麵。當年島上沒警察，治安應是全世界最好的。」

我每每看到他當年的弟兄來訊息表示，希望拜訪這位老長官，不得不佩服他的確是允文允武的指揮官，嚴肅的外表有顆愛兵如子的心。一年來，我常打電話給蔣少良將軍，我們聊泰北孤軍史、聊烏坵往事。有一次他脫口而出說：「丹華，我有的時候會為弟兄掉眼淚啊！想到每位阿兵哥來到烏坵只有苦的份，想到他們對島上的貢獻就銘感五內。我蔣少良晚上熱得睡不著覺時，可以吹冷氣；冷了，可以開暖氣。但每當思及士兵

不管寒冬酷暑站哨全身緊繃，眼睜睜盯著前方，我就不捨，甚至在寢室掉淚。」

他打電話給官兵，一方面是查哨，另一方面是想利用機會和他們聊聊天。起先，大部分的阿兵哥會十分緊張，納悶三更半夜的，指揮官怎麼會打電話給他們？後來，他們都感受到蔣少良發自內心的關愛與感謝。唐代詩人曹松詩句「一將功成萬骨枯」，蔣少良說，當到一個將軍，卻有一萬人已經變成枯骨了，這是多麼地慘！所以他把這句改成「一將功成萬人功」。他說：「我們能當到將軍的人，已經有一萬個人，甚至更多的人為你犧牲奉獻過，所以這個功勞不應該是一個人的，你只是一個代表，必須要歸功於大家。」



民國63年大陸莆田漁船在新娘房近岸擱淺後之遣返一幕。（高丹華提供）

他來自戰場，知道前線的壓力與孤寂。於是，他開闢森林遊樂園，讓官兵休假有個遊憩去處，在緊張的備戰氛圍中得以喘息；他運用休服中心，對表現優良的官兵提供榮譽與高規格的食宿犒賞，讓官兵完全的休假放鬆。可以到休服中心休假的弟兄，不但不必擔負勤務，還可以穿拖鞋著輕便服裝如在自己家中，但唯一要求就是踏出休服中心的範圍，就必須服裝儀容整齊，絕不允許穿拖鞋外出。

蔣少良的確是不可多得的良將，他帶的弟兄對他心服口服，訓練紮實的他們，個個都有可以上戰場的自信。蔣少良不但是愛護下屬的長官，治軍嚴謹更不在話下。我訪問民國六十二年小坵連包崇雄連長，包連長說：

「那個時候我們的陸戰隊，憑良心講，我們第三營，就是蔣少良帶的第三營，尤其是我們的第九連，我老實講，我們敢打仗，我們是隨時可以上戰場的。」

擁有滇緬、泰北豐富游擊作戰經驗的蔣少良，最傑出的演習是民國七十年國軍師對抗「長安二號演習」。當時師長下令擔任團長的蔣少良帶領一個戰車營出發，但未說明具體目標。蔣少良的戰車營約有十六到二十輛戰車，行動地點在高速公路旁西螺溪南岸。戰車沿著虎尾溪岸邊行進，戰車營營長在中途報告：「再這樣搞下去，戰車油就快耗盡。」蔣少良疾言厲色說：「如果真正作戰時這樣講，就要槍斃；執行任時務，要你

怎麼做就怎麼做，不能因為沒有油戰車就回頭，再說當下情況不可能回頭。」從地圖上看，虎尾溪旁一條產業道路，在嘉義上方，省公路旁邊是個小山坡，省公路就走中間，對作戰而言就是戰略要點，陸軍後方指揮所就在上面。蔣少良的戰車營一上去就抄到陸軍指揮所。對方旅長遭蔣少良部隊俘虜，對方人員把桌子、地圖丟到田裡，通通鳥獸散。

據聞軍方每次演習結束照例要召開檢討會，但這次長安二號演習之後，並未召開檢討會。一場沒有命令、沒有目標的演習，陸戰隊竟然把陸軍指揮部給抄掉。「蔣巴頓」之名不脛而走。

對於這個基層弟兄給他的封號，蔣少良直稱不敢當。他說：「我哪有能力去當到世界名將啊？」巴頓對團以下的幹部講話時要求盡量想辦法照顧好他的十萬名士兵，到了團以上的幹部，再談戰術、戰略。蔣少良說：「相對的，我們軍隊產生問題的時候，高階的那些人員又拼命的去談那些玩意兒，下面的幹部他又不關心士官兵的情感寄託，以為去講其他不著邊際的話，有一些真的是沒有用的空話。我一句話講，我所有的政策，都要把它化成行動，化成行動這是非常重要的。」

巴頓將軍講的話，蔣少良實踐了。二度到烏坵後，他擬定烏坵建設目標，不只是心

理上的建設、還包括行動上的建設。他設定三個重要目標：第一，要把烏坵變成一個戰鬥、團結的烏坵。除了軍隊本身的團結，最重要的是軍民要團結。他推行「尊老愛幼」政策，鼓勵年輕一輩的鄉民、慰問長者。凡是在金門或者是在臺灣求學的烏坵學生，回鄉時，守備隊都會舉辦同樂會聯誼，對成績好的學生，還會給予獎勵；並提供年輕人射擊和救護方面的戰鬥訓練，組建民兵。對於長者，蔣少良說，老一輩鄉民過去都是軍人，大都是反共救國軍退下來的眷屬，除了平日的慰問，島上風大寒冷，老人家很難走出去。於是軍方出動部隊廂型車，帶著長者「環島旅遊」，讓他們參觀每個地方，之後再請教他們有什麼建議和需要。醫務所也免費為長輩看病，甚至服務到家，幫他們量血壓和送藥。在這樣的尊老愛幼政策下，部隊與老百姓相處融洽。

除了尊老愛幼，蔣少良要求軍方不要與民爭利，福利社沒賣的東西或官兵不喜歡福利社餐廳的口味，都不要阻止官兵到民間消費。蔣少良說，「該讓老百姓他們去賺，他們賺了錢，生活變得更好」，這也是蔣少良對老百姓的照顧。另外，早年因大陸漁船太多，烏坵漁民因擔心被搶，不敢出海；蔣少良將原三湮之內才能打漁的規定放寬到十湮。他說：「很多事情你要先替老百姓想，不是讓他來抗爭，來喊來哭來叫，到最後才感覺不對！」



指揮官幽默的說：「烏坵很早就推宅配業務了，有的哨所離九九一營站比較遠，我們就設計機動巡迴服務，送貨到哨所就是比臺灣還早的宅配。除了宅配，政戰主任陳玉霖而且還設計載著福利站飲料、零食的下午茶，大約下午三點左右到各哨所叫賣。針對構工地點巡島一圈施以重點停留，讓弟兄們買飲料、買東西吃，聊聊天放鬆休息一下，補充能量才有體力繼續幹活」。大孀我實在服了「蔣少良時代」的烏坵故事，一個長得很兇、但很溫暖的指揮官，一群年輕又賣力的阿兵哥！（高丹華提供）

第二個目標是增加官兵生活上的作為。儘管風浪大，蒔花種菜難度高，蔣少良還是提倡種菜。他認為，「島上官兵情感沒有寄託，但如果當他種了一棵花，闢了一塊菜園，每晚睡覺前，很可能會去看看那個菜，每天早上一起來第一個動作，就是到種菜種花的地方去看一看，看它是不是又被風吹壞了？是不是被蟲咬了？」這種關心植物生長的情感，無形可以舒緩情緒；官兵平常的感情有了寄託，真的很少發生特殊事故。

第三是蔣少良「愛的進行式」，利用端午節、中秋節和農曆春節三節調適官兵身心。特別的是，蔣少良調查官兵和他們的家人，包括父母親、妻子或女友、孩子的飲食愛好，要求每位官兵郵寄家人愛吃的東西回家，在烏坵能買的就到烏坵買好，如果烏坵買不到，過年關雙餉，寄點錢回去也可以。「但是不能嘴巴講，我要你計畫好，你把他拿出來以後經過輔導長登記；做了之後，我還要

看你郵局的收據，你寄掛號信回去、寄郵包或匯票，寄了多少錢，寄了哪些東西？」

蔣少良說，當全島官兵都寄出包裹、現金以後，本地郵局業績增加了；臺灣的父母親、家人、女友相對也會寄來最好的東西，慰問在前線的兒子、男友。他笑說，這有點「陰謀」的成分，可稱之「套外匯」，你寄三千塊錢回家，父母感動流下眼淚來，心想兒子在外島很苦，可能會加倍寄來三萬塊錢，或買最好的東西給兒子，臺灣郵局業績也會大增。這樣的做法達到了蔣少良的目標：「讓我的官兵每一天都在愛的當中」。官兵不容易胡思亂想，感情有寄託，心情穩定，特殊事件減少了，當然他們在工作效率上更高了。

蔣少良同時開放眷探。之前眷探，只准指揮官一人的眷屬可到烏坵，他大膽開放，並願意承擔責任。副指揮官、重要幹部、士兵，只要有特殊表現，家人、未婚妻、女友都可眷探。他說：「這沒有什麼違法啊？有很多事情，前方的指揮官，只要做的合情合理合法，都可以主動去做。」他強調不是引用中國古言「將在外，軍命有所不受」，而是「很多事情都要主動去做，不要去讓人家說，等到老百姓訴求了，才來給你吵吵鬧鬧」。

不過，由於烏坵是前線中的前線，蔣少良嚴格要求官兵休假前必須經過戰鬥與體能



強固的網絡，每個小兵都是熟練每種兵器的烏坵英雄。站立由左而右：王連發、許文華、邱仕賢、盧俊成、排長顏永利、謝政曉、許永忠、沈明賢士官、戴春木；地上左邊古正良、右邊陳春海。（陳春海提供）

訓練測驗，合格以後才達到休假條件；而避免官兵回臺休假大量消耗體力，荒廢熟悉的戰鬥條件，官兵休假回到島上後，得先在碼頭測驗，確保戰力固守。他了解戰士們覺得這樣的要求很煩，但這就是他的堅持：「戰鬥與精神必須凝聚在一起，不能分開。」

蔣少良當然明白外島孤軍奮戰的處境，他告訴全島同志，「我們獨立，但不孤立」，每一個碉堡與碉堡之間，每一個人與人之間，形成強固的網絡。他說，「作戰是要死人的」，首要把所有官兵的戰鬥技術訓練好，每個碉堡裡每一個人對每種兵器都必須熟練，這是起碼的要求。「否則原本的砲手、瞄準手如果陣亡，砲不能射擊，那怎麼辦呢？」

有次烏坵李鄉長和蔣少良閒聊時，蔣少良說，「我比你們烏坵人更愛烏坵」；李鄉長回說：「報告指揮官，你這一句話是我們講的，是我們大家都在講的。」

多年來，「愛臺灣」儼然成為政客消費臺

灣人的口號。蔣少良曾對我說：「我今天愛不愛臺灣？雖然烏坵地方很小，但我用最貼切的行動去愛，而不是用口號愛。」對蔣少良而言，「我在烏坵兩年半的時間，在加強營長一年多的任內，是我軍旅生涯中最值得回憶的」。

回顧蔣少良軍旅生涯，一路走來，相當辛苦。從民國五十年三月自泰北撤退來臺，遲遲不被允許加入國民黨。一個不能加入國民黨的軍人是沒有升遷機會可言，就像後來的長安演習雖有明確戰功，也只能浪得同袍間以「蔣巴頓」讚美的虛名而已。對方旅長卻平步青雲升至中將。

臺灣在民國五十年代的時空背景裡，「入黨」是很重大的事。蔣少良是泰北段希文第五軍人馬，第五軍與游擊隊總部互動不佳，那時國民黨黨部設在總部，第五軍未設置黨部，也沒有人入黨。到臺灣後，若非雲南同鄉李黎明少將拍胸作證，蔣少良可能會被誤為政治犯而囚於綠島監獄。李黎明將軍獲悉蔣少良無法入黨，正式向政戰系統表示：「我願擔保蔣少良入黨。你們知道他的家世是一門忠烈嗎？他家被共產黨搞得家破人亡，你們還把他當列管份子！」李黎明站出來說：「蔣少良若有問題，我身家性命保他。」因此，到了民國五十五年，亦即蔣少良到臺灣五年後，才取得入黨門票。

入黨後，蔣少良順利接到當連長的行政命令；但國民黨黨證尚未下來就不能去當連



當年英姿煥發的雲南青年蔣少良，從軍之路高潮迭起又暗濤洶湧。
(高丹華攝)

長，耽擱一個多月後，拿到黨證始走馬上任。

蔣少良在泰北是二顆梅花的中校，到臺灣後卻被核為中尉。在成功嶺等待分發時，在福利社巧遇另一位長官徐汝楫中將，他才「至少核上尉」定案。然而，在泰北二條槓的傳令袍澤回到臺灣都升中校了，他還在幹上尉。「蔣上尉」成為國民黨員後，才開始慢慢有機會重新邁向中校之路。來臺後，肩上再度佩上二顆梅花的「蔣中校」。第一個職務，就是烏坵首任副指揮官兼營長。

人們形容經歷重重險阻的倖存者為「九死一生」，蔣少良則自稱是「十幾死一生的人」，即便面臨諸多艱難困苦，最後都化險為夷。尤其當指揮官時，上級把一群管訓份子放到烏坵，等於是將定時炸彈放在島上。當年那些滿身刺青的「大哥」，才從明德監獄出來，褲腰帶都沒有，沒回原單位就被放到烏坵。蔣少良安慰他們：「不是我要你來烏坵，既然來了，我們大家就來好好的共同打拚。」得知這些大哥



蔣少良指揮官（右七帶帽者）與政戰主任陳玉霖（右五），右六戴眼鏡的老人家是高丹華的祖母蔡阿銀女士。（高丹華提供）

啊！假如有美好的回憶，冬日將不再寒冷。」在他人生的旅途中，雖然遭受了很多危險、艱難困苦，甚至在中國大陸遭受到共匪的襲擊，幼年家裡遭到家破人亡的摧殘，可是他一生都充滿了美好的回憶。他說，「天寒這句話很抽象，但是我感覺我內心是很美好的，就像我在烏坵的點點經歷。」

連身份證都沒有，關餉關不了，他趕緊要行政官借錢給他們，「大哥」個個感動不已。他感謝老天爺保佑，這批不定時炸彈沒在烏坵引爆。

蔣少良完成凱旋一號任務離開烏坵後，有次在臺灣受訓時，看到烏坵和烏坵燈塔的介紹，認真抄寫，沒想到日後有機會重返烏坵。他將資料交由政戰主任陳玉霖編纂成《烏坵的回顧與展望》一書，民國七十八年七月出版。

蔣少良引用西洋詩人的話說：「人

（註：蔣少良的家世）

縣令高祖紹春，為清貢爺。祖父蔣國恩，一九〇九年（宣統元年）諮議會改成省議會，為雲南首任諮議會議員，宣統元年到民國五年擔任兩屆省議員，為雲南首任諮議會議員，兵學大師蔣百里曾譽曰：「此公此公，革命先鋒。」

至父親蔣恩洲于民國十年為省議會第三屆候補議員。蔣恩洲為「同盟會員」，反對清朝，為響應辛亥革命，一九一一年農曆九月六日為古滇首役於騰衝，舉旗者即是蔣恩洲，是為革命英雄，他被推舉為督導團團長，即滇西都督張文光之副。抗日期間任擔任縣長，是抗日有功人員。

蔣少良家族勢力是建立在中央，地方勢力在軍閥手上，幸好軍閥不敢對蔣家施壓。當時雲南大軍閥唐繼堯，蔣恩洲因反對唐繼堯，被迫逃亡到緬甸很長的時間。蔣少良二叔恩淮、四叔恩海、五叔恩源、六叔恩澄，均係當時知名院校畢業之博士、碩士，都曾身居要職。叔叔蔣恩淮，西元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時在上海為國犧牲。

蔣少良有兄長二人，目睹國仇家恨，三人紛紛獻身從軍救國之途。蔣少良告訴二哥不能三兄弟都在疆場，必須有一人在民間為蔣家留後。因此，二哥從雲南輾轉

到緬甸，最後在清萊美賽定居經商，享譽泰緬僑界，曾任華文學校校長，今年二月以九十六歲高壽仙逝。大哥抗日時期任鎮長，國共分裂後為雲南反共救國軍，在泰北為國殉職，靈位奉祀在臺北大直忠烈祠。

民國一〇四年十二月廿五日《雲南文獻》第四十五期，蔣少良曾有如下敘述：先叔思源諱潔初，大西鳳邑人，今馬站三聯（祖籍湖南湘陰）。民六年（一九一七）生，出身於清皇誥封之奉政大夫，五品同知州之清正世家。滇湘賢達，無不欽崇。父為清之廩生，名國恩諱佐丞，清末宣統元年迄民國五年曾兩任省諮議員（省議員），宣統二年（一九一〇）雲貴總督李經羲奏調蔡鐸來滇任職，並攜其留日同學前攜蔣方震（百里）之介紹佐公之函，其間有讚譽佐公之言曰：「此公，此公，革命先鋒！」其後但凡蔡公時有急需，佐公均予實質助之，諸如護國及赴東京就醫等然！亦為我騰衝五屬聯中重要創辦人之一。民十六年病逝，時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之蔣中正曾撰贈佐丞前輩之墓讚曰：「浩浩乎神州萬里，浸浸乎德化日以蔽，惟佐丞公兮，忠貞可為師表，使其在兮，吾願為之驅御。」碑銘記載，並指派其宗弟蔣鼎文將軍，不遠萬里，專程來奠。此情此誼，可謂慎與榮焉！

兵團加上一個砲兵團，分別是：第一師第一團、第一師第二團、第一師第三團加上第一師砲一團；後來改番號：依序為陸戰六六師六五三步兵團、六六師六五四步兵團、六六師六五五步兵團十六六師六五六砲兵團。陸戰第二師也是三個步兵團加一個砲兵團，分別是：陸戰第二師第四團、陸戰第二師第五團、陸戰第二師第六團，加陸戰第二師



蔣少良在烏坵時期的日記，可以看出他來自泰北的忠貞心情。（高丹華提供）

內文：七七·九·廿三 農八·十三 週五陰雨 睡前閱讀、經國手著「危急存亡之秋」摘本，翻來覆去，不能入睡。回顧是書於民國四十九年初，祇高級長官（部分）方獲贈閱：適本人尚於滇緬邊區五軍軍部，曾力民將軍由臺赴泰，獲經國先生親筆題贈乙本。曾將軍適訪五軍軍部，再將是書轉借（贈）李崇慶（軍政治部主任）先生，李先生詳閱後特別叫我到他辦公室，面告我：少良，你們青年人要多了解現代革命歷史與精神，好好把副秘書長（國防會議）經國先生這本書拿去詳讀一番，定會有所啟發的。捧回後不分晝夜讀完，視若珍寶，藏於枕邊。

小坵文書

——饅頭蔡振亨

好強的師、好強的陸戰隊！陸戰隊第二師第四團，他們是第一批駐守小坵的連長與班兵。

感謝臉友陳昭明幫我們解說以下歷史：

「第二師第四團就是後來的九九師六五七團，早期陸戰第一師有三個步